

鍾理和文學五十年來的精神傳承： 從《大地書房》談起

文／王欣瑜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攝影／謝宜珊

10月23日，幾代文藝工作者，美濃之內與之外，因鍾理和而齊聚台灣文學館。林生祥的《大地書房》不僅唱出了鍾理和文學之美，更帶出了鍾理和給予後世幾代人的文學滋養，值得讀者反覆咀嚼，以最貼近的姿態、最嶄新的視野，觀察、體會並探究這生生不息的有機資產。

颱風環流影響下的惡劣天氣，總算於活動開始前趨於緩和。國立台灣文學館館慶系列活動：「山歌·文學·鍾理和」文學音樂會暨座談會、也是民謠歌手林生祥「大地書房」巡迴演出的第一站，在陰雨霏霏過後的下午，正式揭開序幕。

台上拿著麥克風，擔任整場活動主持人的是鍾理和的孫女鍾舜文。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鍾理和文教基金會、大大樹音樂圖像邀請副館長張忠進，以及兩位美濃出身的子弟：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鍾秀梅教授與歌手林生祥為與會座談人，格外富有傳承意義。今年適逢鍾理和逝世五十載，五十年過去了，鍾理和給予我們的精神遺產，難以時間計算，時間的意義或許就像兼任表演者的林生祥所說，「鍾理和文學之影更顯巨大」，直至難以逼視的程度吧。

現場的嘉賓還包括同樣參與專輯創作的鍾理和三兒鍾鐵鈞。穿越時空隔閡，鍾家三代人構築了以鍾理和為中心的生命共同體，紀念並推廣鍾理和文學的《大地書房》專輯，即是超越時空跨度的具體成果。

此次負責將鍾理和文學以音樂穿針引線的人選，不作第二人想，當然是在美濃深耕音樂創作多年的林生祥。熱愛念小說的他，從高中開始閱讀鍾理和作品，大學開始有系統的閱讀台灣文學經典作



「山歌·文學·鍾理和」文學音樂會暨座談會邀請台文館副館長張忠進(右2)、成大台文系鍾秀梅教授(左1)、歌手林生祥(右3)與會座談，並由鍾理和孫女鍾舜文小姐(右1)擔任主持人。

家，包括黃春明、陳映真、鍾肇政、吳濁流等等，再輻輳更多的外國小說作品。林生祥將鍾理和喻為「文學的植樹者」，他期許能透過這張音樂專輯，介紹鍾理和給世界各國的讀者，體會文學世界的美好。

座談中，他也提及從文學轉換到音樂的困難之處，四位歌詞創作者鍾鐵民、鍾鐵鈞、曾貴海、鍾永豐，除卻鍾永豐已經是林生祥音樂作品長年的合作夥伴外，其餘三人的歌詞寫作經驗並不豐富。分以小說、散文與詩見長的三位作家，在首次交稿時，並無法符合林生祥心中的歌詞創作標準：文句精練、富節奏感，甚至押韻。於是，林生祥轉念一想，憶起鍾理和過去有蒐集傳統客家山歌的習慣，

激發幾位作詞者的群起呼應，《大地書房》歌詞的書寫方向至此確立。

為與口中的「文學巨人」抗衡與較量，音樂上，林生祥也有全新的實驗和嘗試。在過去的音樂作品中，儘管林生祥再怎麼尋求耳朵革命，從不曾丟棄的便是美濃傳統。這一次，林生祥從鍾理和身上找著了形式傳統：七言絕句的山歌，作為歌詞的創作基礎；在器樂表現上，林生祥則重拾了另一個傳統，那就是月琴。

交工樂隊解散以來便不再彈奏月琴的林生祥，2006年赴日學習三弦，並在節奏上下了不少工夫，而在2009年進一步對台灣傳統樂器月琴啟發改造靈感。他分別從台中與台南取得兩把月琴，將它們拆開重新組裝。又因為恆春民謠大師朱丁順曾告訴林生祥：「月琴只有兩條弦，不過深得很」，為使月琴更容易上手，便把月琴從兩條弦改成了三條弦。

專輯中收錄的九首歌，有六首歌直接以月琴演奏，另外三首歌則採用西方樂器——吉他。不過，林生祥手中的吉他也不一樣了，他將月琴的調弦方式進行挪用，六條弦的吉他成了兩把月琴，據說接下來他最想做的實驗就是把弦換成釣魚線。

《大地書房》的歌詞形式、音樂皆選擇傳統，展開鍾理和文學的對話與延伸。而1980年由李行執導的鍾理和傳記電影《原鄉人》，則是一次影像與文學的結合嘗試，也是五、六年級生對鍾理和的閱讀取徑。時為小學生的林生祥，所看的第一部戲院電影就是《原鄉人》，張忠進副館長則對鍾平妹領著小孩佇立等著鍾理和出院回家的畫面，感到印象特別深刻。

鍾理和作為1950年代最重要的台灣文學家，

每一代都擁有不同的記憶方式。1983年集結民間力量創建島內首座文學紀念館，仍不時被當局者「關切」時，大概很難想像，鍾理和文學能夠進入學術殿堂被討論，甚至成為中學生教科書的必讀作品，鍾理和作品影響的深度與廣度早已毋庸置疑，從林生祥與鍾秀梅教授分享的意見得以再度驗證。

雖有鍾理和研究第一人：張良澤在前，鍾秀梅教授仍不吝展現專業，以當代視角重新檢視鍾理和作品。她總括鍾理和作品有三點貢獻：其一，鍾理和承繼了五四新文學知識分子的創作模式，以書寫女性追求婚姻自主、尋求新生活，暗示渴望自由解放的狀態，其實是與魯迅、沈從文之輩一脈相通的。她更以魯迅〈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？〉為證，說明這一批小說中即使女性出走，作家卻沒有安排任何後路的設計，解釋五四新文學的侷限與矛盾。其二，她認為鍾理和作品中對農民形象的描寫，牽涉到了民眾性的問題，可以被擺置在東亞、世界，去尋求思想解放的跨度來討論——這更是19世紀以來現實主義的寫實主義傳統。其三，鍾理和文學闡述了四〇到六〇年代末，生產、生計和生態的描寫，保存文化和在地多樣性，並重新連結母性和理性角色之間的關係。

幾代文藝工作者，美濃之內與之外，因鍾理和而齊聚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。《大地書房》不僅唱出了鍾理和文學之美，更帶出了鍾理和給予後世幾代人的滋養，我們都是被鍾理和庇蔭的見證者，以源遠流長的文學途徑影響著；七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如此，九〇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更是如此。鍾理和文學是生生不息的有機資產，值得讀者再三闡釋、反覆咀嚼，以最貼近的姿態，用最嶄新的視野，去觀察，去體會，去探究。✎